

# 与老友喝黄酒, 诉说衷肠, 酒中岁月长

小盅浅杯, 酒喝的自然慢。黄酒入口柔, 不再喧宾夺主地成为酒桌的主角, 而是成为情谊的衬托。

郭金晶

不管黄酒爱好者心中有多少的不服气, 但是, 黄酒在酒桌上越来越少见已成定局。浮躁的空气需配以高度的白酒才能刺激头脑, 以应对日新月异。如今的屋子里, 放不下一张安静的酒桌, 觥筹交错替代了曲水流觞, 纸醉金迷遮住了酒香悠长。

家乡小城, 地处塞外, 北接内蒙古, 南启华北, 夏冬漫漫, 春秋匆匆。酷烈的气候造就了人们对酒的渴望, 过去是白酒, 现在是白啤混搭。用酒中仙人们的话讲: 白酒来劲, 啤酒下火。甚至在我儿时, 啤酒被大人们看作饮料, 不在禁止小朋友饮用之列。

黄酒是绝迹的。这些年人们开始重视身体健康, 黄酒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但是在正式场合, 不要说商务宴请, 就连家宴也难觅黄酒踪迹。其实也好理解, 以各位酒场人的酒量, 真喝起黄酒来, 没个十瓶八瓶怎来气氛? 且黄酒品牌价格相差太大, 你拿出价高好黄酒, 人家也不知, 平白落了面子。

对黄酒此刻的不经意, 实在难以想象。曾几何时, 它可是霸屏酒桌的绝对王者, 几百上千年中从未被淘汰。黄酒温吞的性子, 不适合我们追赶世界的脚步, 我们需要的是绷紧的神经, 一刻不歇的干劲儿。

当我们不得不慢下来时, 黄酒的影子出现在了大家眼前。年轻人不再排斥它, 给它下了新的定义。

什么定义? 酒中岁月长。

我有三五好友, 皆是好酒之人。往来小聚, 没点酒, 话哄不出来。前几日轮到我请客, 家中备好饭菜, 酒, 准备的是黄酒。看一个人会不会喝黄酒, 只需看他端杯子的手势: 需要用三个手指轻轻夹起小碗。

喝黄酒不必大鱼大肉。花生米一碟, 兰花豆一盘, 咸蛋切几个, 小凉菜拌起。自己卤制的牛肉薄片铺一盘, 别怕吃完, 锅里的无限量供应。妻子说这样的酒菜是否简单, 我琢磨琢磨, 又买来些许水果, 洗净切好。好家伙, 这桌子

酒菜, 看着就雅致。

朋友陆续来家, 见酒桌场景, 个个惊讶好奇。习惯了大盘子大碗的我们, 难得精致一回。落座后, 哥几个聊着吃着, 黄酒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在养生壶里煮热, 一部分直接倒出来喝。

小盅浅杯, 酒喝的自然慢。黄酒入口柔, 不再喧宾夺主地成为酒桌的主角, 而是成为情谊的衬托。实话说来, 朋友们聚会, 吃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能吃的久些, 聊得痛快些。黄酒小菜相得益彰, 可惜我忽略了北方大汉们

的胃口, 牛肉从薄片到整块, 小菜轮番上了好几次, 更有喝起兴致的下楼买来豆豉鲮鱼罐头, 说干巴巴的鱼、糯糯的豆子, 更适合黄酒。

各自在生活中奔忙, 聚会是男人们难得的休闲。大家小口抿着黄酒, 时不时往嘴里送颗花生米、兰花豆, 偶尔筷子挑一小块咸蛋、腐乳, 慢着吃, 慢着喝, 想清口了, 就吃点水果, 优哉游哉一个下午。

春光正好, 阳光洒入。我们从餐桌吃到了沙发, 一个个慵懒的歪着, 说着

最近发生的事, 怀念着无忧无虑的少时, 玩笑着曾经想念的人。一旁的黄酒在壶里咕嘟咕嘟煮着, 热气洋洋, 酒香酒酒。

没有平常诉说衷肠时的慷慨激昂, 议论人事时的歇斯底里, 似乎在黄酒的温润下, 大家都变得平和。

是啊, 人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呢? 当初的艰难现在回想起来, 不过笑谈。

酒尽人尽兴, 大家各自归家。相约日后聚会, 这样的黄酒局可以多组织。嗯, 看来把自己慢下来, 颇得人心。



一个纸箱一棵树

倡导绿色包装 节约生态资源

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